

当代条件下德格印经院保护要略

◎ 杨嘉铭 杨 艺

【摘要】 德格印经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新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双遗产地，在当代条件下对它的保护工作显得十分重要。笔者根据当代大环境和德格印经院的实际，择其重点，对德格印经院开展木刻文物印版的鉴定评估和复制、传承主体的保护盒印版刻制工艺的抢救、建设“中国藏族雕版印刷博物馆”及其数字空间的建设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德格印经院；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1)06-0050-7

德格印经院素有“雪山下的藏族文化宝库”的美誉，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保存古木刻印版最多、木刻印版制作与印刷工艺仍活态遗存的地方。它不仅是我国藏族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的珍贵遗产。

一、改革开放以来德格印经院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回顾

德格印经院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省、州以及德格县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下，其保护工作取得了卓越成效，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逐步纳入国家乃至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

1980年，德格印经院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三十二届会议正式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出台后，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2004年8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我国正式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缔约国。为了积极、有效地推进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方面先后

〔作者简介〕杨嘉铭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

杨 艺 西南民族大学预科学院讲师，四川 成都 610041。

出台了由文化部、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由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上述重要文件的发布，表明了我国政府在新形势下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态度和决心，并为举国上下如何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启动了“民族民间文化（即非物质文化）保护工程”。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文化部公布了518项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德格印经院藏族雕版印刷技艺”名列其中。至此，德格印经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家级双遗产地。更让人值得振奋的是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第四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最新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中国雕版印刷技艺”名列其中。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雕版印刷技艺”是国家将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南京金陵刻经处和德格印经院打捆申报成功的。

（二）德格印经院的具体保护工作从未间断

自1979年至今，德格印经院的具体保护工作，在德格县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省内外文物保护专家的指导下，一直没有间断过。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古建筑（含壁画）进行了多次小修和大修，耗资达数百万元。例如从1988年10月至1990年10月历时了三年的一次大修，共耗资325万余元，使用黄金2567克。在对古建筑进行保护维修的同时，对其内部增添了消防安全设施，对其外部的排水沟及路面也进行了整修。

2.抢救典籍，补刻印版。为了使雕版印刷工艺得以传承和发展，同时也为了抢救一些散失和残损的典籍，“1980年以后，德格印经院除了对部分磨损、朽蚀严重、残缺的印板进行补刻外，还重刻了《宁绒》、《米旁智者入门》、《伏藏宝库》、《崩》等文献”^[1]。30年来，德格印经院的雕版

印制工作均未间断过，补刻、新刻印版总数达到85000余块。其中新刻《大宝伏藏》最具代表性，该典籍多达70余部，刻版达20000余块。

3.恢复造纸工艺。刻板、制墨、造纸三大工艺是德格印经院非物质文化的重要遗产，自公元18世纪该院创建以来到20世纪50年代末，都一直延续。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1979年德格印经院恢复的近20年间，由于“文革”和其他种种原因，三大工艺的传承也因此而被阻滞。“1979年德格印经院恢复印刷业务后，当地造纸、制墨早已停止，所以改用了成都墨斗和雅安纸”^[2]。为了抢救濒临失传的造纸工艺，德格印经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寻找当地的造纸老艺人，进行德格纸的造纸工艺的恢复试制工作，终于于2000年开始正式开展造纸工作。通过近10年的努力，德格造纸逐步走上正轨，使中断了近两代人的传统工艺得到恢复。

4.对院藏印版进行了清理。1979年以来，为摸清家底，德格印经院组织力量着手对院藏典籍进行整理。一方面对院藏古旧印版的数量进行了逐个清理，清理结果，古旧印版的数量有了准确的数据，计为228814块。其中藏文文献印版228438块，画版376块。另一方面，聘请甘孜州内和国内藏学专家，按《甘珠尔》、《丹珠尔》、丛书、文集、综合（零散典籍）、大藏经单行本、画版等类，对院藏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对所整理的典籍目录编写提要，整理成册，陆续出版。

5.编制《德格印经院文物保护规划》。在四川省文物局的关怀下，为确保德格印经院的保护工作有理有序，有规可依，本世纪初，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格县人民政府共同编制了《全国重点保护单位德格印经院文物保护“十五”规划》。该规划遵循国家颁布的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力求于按照尊重传统、尊重科学、尊重民族风格、尊重宗教文化的需要精心设计，并通过“十五”规划的实施，彻底消除危及其生存的病因和隐患，使这座雪山下的文化宝库延年益寿地屹立在金沙江畔的雪山深谷之中”^[3]。该规划的核心

内容及基本实施方案为：墙基加固、地下水及地表水的处理；消除安全隐患、配置安防设施；壁画保护；梁架、屋面保护工程；印经院经版的保护。该规划的编织和实施，应当说对德格印经院的文物保护工程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为今后编制“十二五”文物保护规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本着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基本方针，30多年来，德格印经院在保护的前提下，为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合理利用方面也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开展了旅游业务，吸引、接待了许多国内外游客的参观、考察和体验。二是依照传统开展院藏典籍的印刷销售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需求。

二、当代条件下德格印经院保护要略的思考

笔者自1987年首次到德格考察时，就与德格印经院结下了不解之缘。迄今为止，到德格印经院参观、考察和学习不下10次。其间，编写出版了《德格印经院》专著，在一些杂志上也发表过一些有关德格印经院的文章，也曾作为由省文物局、德格县联合组织的“德格印经院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文本”编写组的专家组成员，参与了“申遗文本”初稿的编写工作。应当说对德格印经院的历史，对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保护历程，对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状况等，都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对德格印经院保护的进一步深化问题，也曾有过一些思考。但一直未形成可供参考的文字的东西。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首先应对本文提出的以下两个概念性的术语作一个界定。

所谓“当代条件”，系指社会大环境、区域局部环境以及德格印经院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状况等。就社会大环境而言，正如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所指出的那样：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生

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由于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由于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因此，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刻不容缓。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就区域局部环境而言，随着西部大开发步伐的加快，民族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社会经济发展还会提速。在未来的几年中，随着川藏铁路的建成，甘孜机场的通航，雀儿山隧道的打通，德格与内地的时空距离会大大缩短，旅游产业必然会成为德格的一大支柱产业，凭着德格印经院自身的文化高品味和社会知名度，所面临的旅游压力只会加剧而不会削弱，这必然对德格印经院今后的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就德格印经院的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状况而言，有喜有忧。喜的是德格印经院的保护级别大幅度提高，如今不仅是国家级的双遗产，而且其“雕版印刷工艺”已成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势必对其今后的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其一。其二是多年来，德格印经院的具体保护工作从未间断，而且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德格印经院的面貌得到了较大的改变。忧的是院藏的许多珍贵的古印版，由于“超期服役”和“超负荷服役”，加之自然损害，已岌岌可危。

所谓“要略”，概括地讲，“要”是指在德格印经院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其核心保护对象是什么？核心保护对象的薄弱环节又是什么？如果对此认识不清，那么，其保护只能是停留在一般性上。“略”是指措施、办法或对策也。对核心保护对象和存在的薄弱环节的认识清楚了，对症下药就不难了。关于德格印经院的文物，笔者曾在《德格印经院》中作过归纳，首先，主要是木刻印版。在木刻印版中，建院初中期的古印版和属于珍本、孤本、范本的典籍印版和画板，又是木刻印版中的文物。其次是德格印经院中保存完好的古壁画。其三是德格印经院的古建筑物。其四是德格

印经院中现存的佛菩萨、神以及历代高僧和历史人物塑像。此外,德格印经院还收藏有少量唐卡、法器、镀金铜佛像等文物。上述5部份文物中,无论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文物价值诸方面来综合评价,木刻印版当时该院的核心保护对象。从遗产属性来看,德格印经院院藏的木刻印版,既属于物质文化遗产,又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双遗产性。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该院的木刻印版是雕版印刷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终端结果,同时它还承载着大量的雕版印刷工艺的历史信息。

前面已经涉及,德格印经院的木刻印版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存在的隐患是客观存在的,十分需要用科学的态度,认真加以对待。

对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德格印经院的管理层,它还包括作为保护主体的德格县政府与之相关的各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要以科学的态度,求实的精神,理清德格印经院的保护思路,更新保护理念,才能确保德格印经院在当代条件下的保护工作上一个新台阶。在此,笔者提纲挈领提出“三结合、双体现、一提升、一加强、一突出”的保护理念。所谓“三结合”,是指在制定保护对策和措施时,要做到既要德格印经院的实际出发,又要有相关理论作支撑,还要与国家制定的保护政策与方针紧密接轨,三者之间相互结合,缺一不可。所谓“双体现”,即指“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针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针都要得到体现。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德格印经院属双遗产地。所谓“一提升”,即指德格印经院的保护水平的提升。所谓“一加强”,即指德格印经院的保护力度要加强。所谓“一突出”,即指德格印经院的保护重点要突出。

除了核心保护对象——木刻印版外,德格印经院今后的重点保护对象还有诸如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和发展、文物安全和数字化建设等,都需要有与之相对应的保护对策措施。笔者认为,在德格印经院的系统保护工程中,核心和重点保护

对象的对策措施如果得当,并且能真正落实,那么,德格印经院的保护工作定将会迈上一个新台阶。

(一) 认真开展木刻文物印版的鉴定评估和复制工作

德格印经院的木刻印版从时间概念上大致可以分为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古旧印版和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新刻印版。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古旧印版都属德格印经院的核心文物,其中早期的印版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据调查,在该院的院藏木刻印版中,早刻制的印版比德格印经院的建院历史还要长,最长的达500余年。在具有百年以上的文物印版中,经过长期“服役”印刷使用,有不少珍贵典籍刻板字体部分磨损严重,已处于“临界点”状态,如果再不采取措施严加保护,那么,这类印版的文物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完全丧失文物价值。

关于古旧印版磨损严重的情况,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也有所了解并已引起重视,在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德格县人民政府共同编制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德格印经院文物保护“十五”规划》中,对于该院印版的保护,就曾提出了以下保护措施:一是对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古旧印刷实行限量印刷;二是保持古旧印版的原貌,禁止在其上进行深刻和加工;三是分批对古旧印版进行复制。同时,对《甘珠尔》印版的保存与复制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说明:“为了有效地保护好《甘珠尔》经版的原始风貌,保存经版给我们留下的那段历史,本规划拟定在三年内将《甘珠尔》的经版进行复制,原始经版进行保存收藏,陈列在博物馆,给后人留下这珍贵的藏文化遗产。复制《甘珠尔》经版应严格按照原材料、原雕刻技术、原材料防腐、防变形工艺进行制作”。“规划”还对在“十五”期间《甘珠尔》印版的复制工作作出了如下时间段的安排,即2001年至2002年底,“完成《甘珠尔》经版复制的前期材料准备工作(89.16万元)”。2003年初至2004年底,“开始进行《甘珠尔》经版的复制雕版工作(21.91万

元)”。2005年,“完成《甘珠尔》经版的复制校对、加工处理工作(89.16万元)”。

时至今日,“十五”已经远去,“十一五”已近尾声,整整十年,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德格印经院对核心文物古旧印版的保护工作,可以说是还基本处于“休眠”状态。这项属于抢救性的工作必须引起保护主体的高度重视,尽快纳入德格印经院保护工作的日程中去。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1.组织专家,对院藏的古旧印版进行一次鉴定评估,划分出字体磨损严重,印版使用寿命已近“临界点”,字体磨损较为严重,字体磨损一般的三个等级。等级划分后,对于字体磨损严重,使用寿命已近“临近点”的印版,应作停印封存处理。对于磨损较为严重的印版,要限量印刷。限量印刷不仅要明确规定年使用次数,而且要确定大致使用年限。对于磨损一般的印版,则暂不作印刷限制。

2.对于应作停印封存和限量印刷两个等级的典籍印版作出一个复制规划,首先安排应作停印封存印版的复制。鉴于德格印经院每年都要印刷一定数量的典籍为满足社会各界的需求的惯例,在作为停印封存印版典籍的复制期内,以年限制印刷次数的限量作为过渡期,并广而告之。每复制完毕一部典籍的印版,其古旧印版即作封存。在古旧印版的复制过程中,严把质量关,切忌粗制滥造。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德格印经院的印版刻制工作的重点,应转移到古旧印版的复制工作上,以确保这项工作的顺利实施。

(二)狠抓传承主体保护与印版刻制工艺的抢救

“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点,只有通过传承主体的口传心授,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永不断流”^[4]。“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植根于民族土壤的活态文化,是发展着的传统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因而它不能脱离生产

者和享用者而独立存在,它是存在于特定的群体生活之中的内容。它无法被强制地凝固保护,它的生存与发展永远处在‘活态’传承与‘活态’保护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承主体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因素。如果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日益减少,乃至青黄不接、后继无人,他们承载的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谈不上传承和发展,只会逐步走向消亡。所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和传承团体,重视发挥各级传承主体的作用,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工作的根本。”^[5]德格印经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绝不限于雕版印刷技艺,此外还有造纸技艺、德格藏文书法^①、制墨技艺等。核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雕版印刷技艺,这项技艺与该院院藏的印版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换句话说,德格印经院院藏的印版就是雕版印刷技艺的载体和历史记忆。德格印经院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主体,包括两个方面的传承人,一是直接刻制印版的传承艺人,二是参与印版刻制的管理者。二者缺一不可。目前,刻制印版的传承人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在经济条件下,一是艺人的流动性大,稳定难;二是技艺高超的艺人少,且难留;三是由于管理体制的问题,对艺人的培训、提高的事也就谈不上。

德格印经院的木刻印板,在历史上享有“康巴地区最经典的版本”的声誉。同时,该院“完备而严格的管理、原材料制作考究、精湛的刻工技艺、高质量的印刷”,广受社会嘉许。这样的声誉和嘉许,除了直接从事印版刻制的传承主体——艺人的功绩外,同样离不开参与印版刻制的另一个传承主体——管理者的奉献。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传承主体作用至关重要。据笔者调查,在德格土司时期,德格印经院负责印版刻制的管理者,不仅藏文水平高,而且精于印版刻制的各道工艺流程和藏文书法,从原材料的加工、印版的书写、印版刻制都制定有一套完整规范,在印刻制过程中,均按规范严把关口,如此,才保证了

① 该项目已被列入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该院木刻印版的精良做工和较长的使用寿命。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德格印经院的这个传承主体青黄不接。关于木刻印版传承主体的保护和技艺的抢救,应从以下方面抓紧进行。

1.双管齐下,对木刻印版传承主体的两类人员,区别情况,有针对性的同时开展保护工作,不可偏废。

2.对于较长时间在德格印经院从事印版刻制工艺的优秀艺人,按照国家级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程序和申报条件,申报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除了国家规定的津贴外,在劳动报酬上应高于其他传承人,以体现其代表性的价值。充分发挥代表性传承人的传帮带作用,鼓励代表性传承人在带好徒弟的同时,还应在传承人群中起好技艺上的传帮作用。

3.针对德格院木刻印版刻制季节性用功的实际,掌握主动权,凡每年3月开工前,应进行上岗艺人的岗前考核,进行考核上岗制度。对考核合格上岗的艺人,应聘技艺精湛的艺人对其作印版刻制关键技艺的演示;聘请藏文书法、美术教师,开办的专题讲座,以提高上岗艺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

4.每年11月停工前,应举行一次刻板技能大赛。大赛参加者,可以是德格印经院在岗的艺人,也可以是本县,乃至其他县(如白玉县、西藏江达等县)的雕刻艺人参加,并实行奖励,以促进雕刻艺人之间的技艺交流。

5.参照德格印经院旧有的印版刻制规范,制定新的印版刻制工艺规范、标准,并付诸实施,严把质量关。

6.建立健全德格印经院木刻印版刻制(包含印刷、造纸等)工艺环节的管理责任制,该管理岗位应由该院负责技术业务的副院长和一名业内能手组成。

(三)加快“中国藏族雕版印刷博物馆”的建设步伐

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从产业发展的角

度出发,甘孜州在编制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文化产业发 展纲要(2004—2020)》和《甘孜藏族自治州生态旅游产业发展规划(2005—2020)》中,均已将“中国藏族雕版印刷博物馆”项目的建设,列入到规划之中,在德格县新近编制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暨2020年远景规划纲要》中,亦将“德格印经院雕版印刷博物馆”列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推进文化遗产合理利用”建设项目之中。

积极争取国家立项,尽快让目前还停留在规划之中的“中国藏族雕版印刷博物馆”项目变成现实,时不我待。

1.前面已经提及,2006年,“德格印经院藏族雕版印刷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德格印经院雕版印刷技艺与南京金陵印经处和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打捆,以“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为名,成功申报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作”。德格印经院作为“德格印经院藏族雕版印刷技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样一个双遗产地,建立“中国藏族雕版印刷博物馆”的资格已经具备。

2.德格印经院院藏古旧印版数量达22.8万余块,其藏版数量在当今世界首屈一指。在院藏古旧印版中,属于珍稀典籍的印版、画版具有唯一性。值得一提的是,德格印经院现存的古旧画版,不仅文物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高,而且艺术价值更是值得称道,它是历史上许多名画家的代表性遗作,更是代表了德格印经院雕版印刷技艺的最高水准。应当说,建立“中国藏族雕版印刷博物馆”的文物级别和丰裕度是完全能够满足的。

3.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推进,以及全国第五次藏区工作会的召开,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将会加大。“中国藏族雕版印刷博物馆”这样一个既属于文化遗产保护,又属于合理利用,以推进藏区长治久安,跨越式发展的双重项目,国家立项投资的可能性增大,地方的积极也将得到提高。

4.在未来的几年中,德格的交通条件将会得到较大改善,作为德格支柱产业的旅游业将会得到快速发展。为减轻德格印经院将面临的旅游压力,确保文物的安全,建设“中国藏族雕版印刷博物馆”十分必要。

5.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和完整性,现国内许多地方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都相继建立传习所。德格印经院是我国藏区雕版印刷技艺的核心传承场域之一。建立雕版印刷传习所势在必行。“中国藏族雕版印刷博物馆”按当代博物馆建设的理念,可以包容传习所的基本功能,可谓一箭双雕。

(四) 德格印经院数字空间的建设

在当今数字化、信息化时代,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计算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字空间建设已成为时尚。如果说德格印经院的保护工作缺乏数字空间的建设的话,那么,可以说是不完备的,至少可以说是滞后于这个时代的。

德格印经院数字空间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应包括该院的文化遗产(含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遗产)、管理、宣传信息(指来自院内和国内外的通讯报道、研究网络平台)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文化遗产数据库的建设是重中之重,且由许

多子系统构成。当前,应着手进行的是文化遗产数据库方面的印版典籍数据库子系统的建设和信息数字空间的建设。

1.院藏印版典籍数据库的建设。德格印经院院藏印版典籍数据库的建设可先设计如下两套方案。第一方案采用扫描录入法,第二套方案采用现代文本录入法。比较而言采用扫描录入法的效果好,最大的优点是真实,直观性强,但成本较高。第二套方案只要版式确定后,录入便捷,且成本相对较低一些。究竟采用哪套方案,应作测算和进一步的比较,再参照国内外一些文献数据库建设单位的做法来确定。

2.宣传信息网络平台的建设。宣传、信息网络平台旨在为德格印经院与社会广泛联系与沟通所搭建的一个窗口性的网络平台,其内容包括宣传德格印经院的各种文字、图像基本资料;各种报刊杂志对德格印经院的通讯报道;在电视上已经播放的有关德格印经院的影像报道和专题片;有关德格印经院和院藏典籍的研究成果等。

德格印经院数字空间的建设需要一段较长的过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有一个基本的规划方案,分阶段实施。其中关键的环节还是人才的培养,其次是基础设施的配备。

【参考文献】

- [1] [2] 杨嘉铭. 德格印经院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27, 33.
- [3] 四川省考古研究院, 德格县人民政府编制.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德格印经院文物保护“十五”规划 [Z].
- [4] [5] 黄正山.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抢救技术与组织工作规范化管理及成功经验交流实用手册(上、下) [M]. 北京: 文化出版社, 2010. 123.

(责任编辑 张 斌)